

胡伟专栏·群峰青

书心书影

人间小景

## 上班族的生态志

上班族，指每天需要上班的人，这在城市是常见的。上班族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白天的时间基本上交给了单位。只有下班时间和节假日时间才属于自己支配。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几代人努力工作，才能保证社会持续发展，上班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我的体会来说，上班族的生态观还关乎国家未来发展。

我便是一个天天和生态打交道的上班族。三十多年前，从大学毕业入职，习惯了早八晚五。早晨，闹钟一响，很多时候闹钟还没响，人就醒了。洗漱完毕，吃完早饭，走出家门，朝单位方向走去。

这时最先留意的是街道上的树，杨树也好，槐树也好，早已经站立在风中。经历一晚上和黑夜、星辰、地下水的话，它们或许已获得更好的能量。夏天时，我在树下匆匆走过，树儿们像往常一样保持正常姿态看我，不喜不忧。如果遇上春天，它们恋爱了，有花有嫩叶，显得很青春，树下的我也跟着显得年轻。如果正值秋天或者冬天，树叶飘零，甚至落尽，树上只留寒枝，偶尔有飞鸟傍枯枝，我会收紧一下心情。好在季节轮回，我知道它们来年就会恢复，就不再替它们忧伤。

上班的路上，我还会通过一个桥梁，那个叫西坝河的河水从下边哗哗流过。自从这河有了城市护工打理，河水一直保持清澈的流动。以前可不是这样，河水几乎干涸，发臭。后来，统一治理了河流，河水变得妩媚起来，天气好时，还有人在河岸钓鱼。从桥上经过，我每天遇到很多人，都要往河里望一望，仿佛要看到什么宝贝。不过是一个自发的动作，看到波光粼粼的水，人们都会忍不住瞧一瞧的。在我们小区附近，还有一个大的水系，名叫亮马河，从东直门一直通到朝阳公园，大约有十几里路，朝阳区重点打造此河，修建了岸边步道，每天都有人在河边走路、观赏、嬉戏，因有不少外国朋友往来其中，人们还戏称这河为“莱茵河”。周末，我常常来河边走路，一路柳枝轻拂，风光旖旎，确实让人感到舒心。

说起周末，北京有很多的生态景点上班族可以“无票消费”。大公园都已经不用花钱买门票了。比如，著名的奥森公园、北坞公园、朝阳公园。还有新建的小区公园、郊区公园规模不小，无须花钱消费，比如潮白河公园、景山公园。可以说，五环以内的闲地基本都公园化了。走在这些公园里，一圈得万步以上，锻炼看景的路程是足够的。

我还想起家乡城市生态美景很多。我上高中的铜陵市除了修了长江步道，把天井湖重新开发了，又修建了面积很大的湿地公园，人们要在湖边活动，那是抬腿就可以做到。我在安庆市怀宁县出差时，住的酒店是四个高大的高楼之一，从楼上下望，高速公路边小河蜿蜒曲折，青草依依，阳光之下，景色很美。合肥市作为安徽省省会，早把碧波荡漾的巢湖划入版图，把不用的骆岗机场开发成亚洲最大的公园，规模吓人，老百姓四处入园，景在人中，人在景里，方便极了，其他城市莫不如此。

城市生态的改变，并非一天可就。但是，日积月累，所有的城市生态都改变时，一切真的发生了根本变化，稍微缓慢变化的是思维。也许上班族还没有足够时间“反当”，一切因何发生？因何而来？

说起过去乡村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发展史，城市是一部人类发展史。乡村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刀耕火种，收获稻子或者小麦，接受自然的馈赠，乡村就这样慢慢发展的。和乡村不同，城市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规模生产上。大规模盖楼，让大量的水泥砖瓦进城，逐渐看不到裸露的地面；交通四通八达，柏油马路铺满各处，土地之下的蚯蚓等无法生存……在城市里，自然是最少的存在，即使有几棵老树、新种的小树和小河，也是近乎没有绿色。没有大片的森林，没有干净的水系，没有可爱的野生动物。在这样的氛围里，上班族远离了自然，人心慢慢陷入疯狂的欲望之网。

人是自然的产物，离不开自然的呵护。城市是文明的火车头，要让城市健康发展，带动社会整体发展，必须要把城市生态文明抓好。这些年，上班族沁润在大量的生态风中，受到不少慰藉，甚至于浑然不觉，这是时代之福。

看到荒山消灭了，沙漠被围了，野地保护(野生动植物都有了照顾)了，城市由绿化、美化到香化，湿地水系建设了，森林步道修在了门口，生态福利遽然提升到中国历史性高度。我们应该再进一步想想，生态文明还该在哪些地方再提升一下，达到世界级高度。我想，这个一点没有问题。虽然生态建设客观需要时间(百年以上)，但只要国家重视，措施有力，大家不拘泥于眼前问题，多想地球发展问题，那么中国生态建设的前景还会更加光明。作为上班族，我们将工作生活得更加愉快和幸福！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 记得住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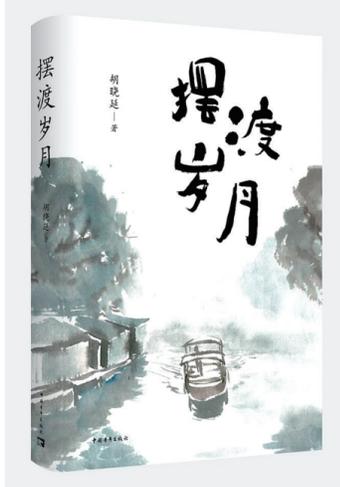
——序胡晓延散文集《摆渡岁月》

丁晓平

都是当兵的人，都对写作感兴趣，更重要的是我和胡晓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趋同，所以走得更新、更亲一些。我们每次见面，寒暄之余，话题总绕不开写作。结合个人成长和创作的经历，我总是鼓励他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不要忘记文学创作，要“脚踏两只船”，平时要多写散文和报告文学。想不到，晓延真是一个勤快的人，三五年过去，这部名曰《摆渡岁月》的散文集就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很难找到没有写过故乡和母亲的作家。30多年前，当我们穿着没有佩戴领花、肩章的军装，踩着下一点小雨就泥泞的乡间小道，踏上停靠在武装部大院的新兵专车，离开家乡的时刻，我们也开始懂得什么叫作离别、什么叫作思念、什么叫作乡愁了。阅读晓延的《摆渡岁月》，我的这种感受愈加深刻，我也才发现我们的人生、命运、家庭竟然经历过有着罕见的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艰难岁月。或许正是我们有着这种曾经的共同的乡村生活背景给了我强大的暗示，让晓延的文字在我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开花，并让我体会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不安，诱惑着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故乡，想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的那些人那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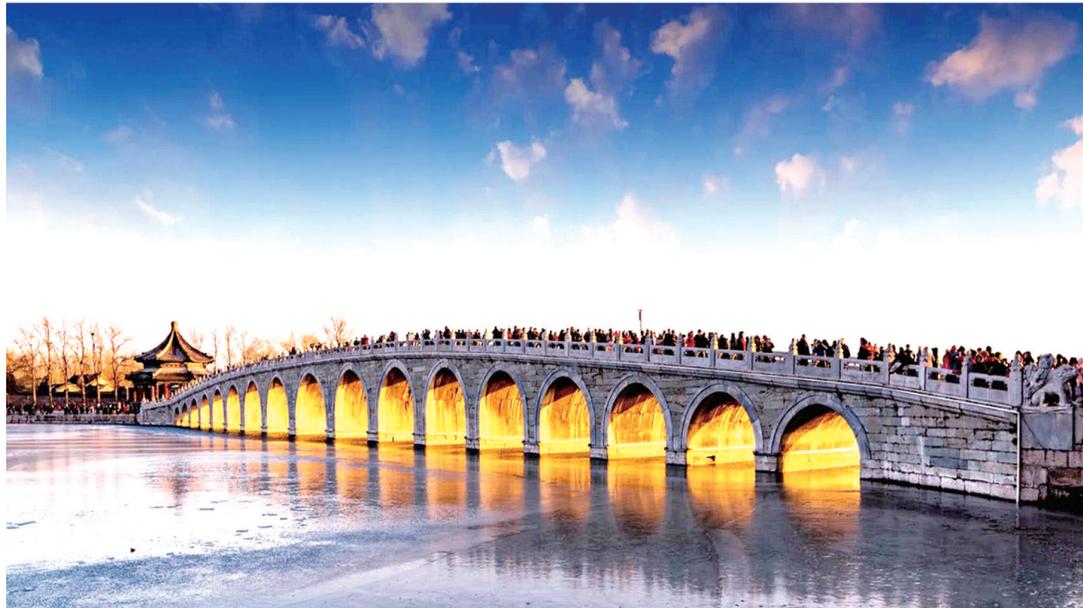
晓延出生、读书和成长的家乡，与我的故乡比邻而居，相距不过百里之遥，有着几乎相同的风土风俗、人情礼仪、家长里短、家风家教和道德伦理。俗话说，文如其人。细细阅读《摆渡岁月》这部散文集，我发现晓延的生活和工作中都是一个极为勤劳、善良、细心、真诚的人，不论是写父亲、写母亲、写姐姐、写战友、写妻子、写邻居，晓延的文字都是那么的朴素、老实、简洁，没有雕琢，没有修饰，宛如平常一段歌，平平淡淡才是真，正可谓是人如其文。因此，我真惊讶于晓延是如何在自己的心中同时获得了母亲、对生命、对土地、对故乡、对军营、对汉语如此平淡却又如此深刻的生命体验，对人生有着如此平凡却又伟大的热爱。他



《摆渡岁月》  
胡晓延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触角的敏锐、观察的细微、感悟的亲切，渗透和发挥着他特有的趣味和个性。读他的散文，仿佛一下子能唤醒我在故乡和在农村生活的全部体验和灵感，同时也唤醒了我对逝去的父亲母亲的深深的愧疚和想念。

打开《摆渡岁月》，我们首先闻到的是“泥土芬芳”，乡村的春耕秋收、人情世故、鸡零狗碎和酸甜苦辣都在晓延的笔下成为有滋有味记忆。而在“血浓于水”的亲友情谊中，父亲的善良、母亲的慈爱、大姐的坚韧，以及左邻右舍的关心、萍水相逢的体贴，都让人找到了真、善、美、温暖的温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晓延是细心的人，在人生的行走中，他



桥映初阳  
汤青摄

小说世情

## 取钩

刘平

周末，清河边两个垂钓者，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一个有些发福的中年男人。老者原是市纪委书记，已退休三年。中年男人是一个刚提拔不久的处级干部。

今天，是老者约中年男人出来钓鱼的。鱼饵是老者用秘方调制的，有一种异香。挂鱼饵的时候，老者教中年男人：“鱼饵要把鱼钩尖完全包住，不能让鱼看见一点鱼钩尖。”中年男人笑了一下，想：“傻鱼就是这样上当的。”

一棵大树下，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看着漂在水面的浮标。

河水静静地流着，很缓。阳光安静地洒在河面上，给人暖暖的感觉。偶尔，有几只鸟从河面上飞过，片刻，就往远处飞去了。脚下的岸边有几丛不知名的草，长得很茂盛。突然飞来一只乌鸦，停在他们旁边的树上，“呱呱”叫两声，又飞走了。看着天空中乌鸦的影子，中年男人往地上啐了一口痰。

一会儿，中年男人突然发现老者的浮标往水里扎了一下。他提醒老者：“鱼咬钩了！”

“看见了。”老者说，脸色平静如常。却并不急于拉竿，而是拿起放在地上的茶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茶。

浮标又往水里猛地扎了两下，看上去很有力的样子。中年男人又忍不住提醒老者：“快拉竿！不然鱼挣脱跑了。”顿一下又说：

“肯定是一条大鱼。”

老者看上去一点也不急，轻轻拧上盖子，把茶杯放回脚旁的地上。扭头看一眼中年男人，笑着说：“这条鱼是不小。”

“快拉竿呀！”中年男人有些急了。

“不着急，它跑不了。”老者笑眯眯说。

“万一跑了呢？”

“它咬了钩，钩也死死咬住它了，咋跑得了？”

浮标又往水里扎了几下，有一次还扎得很猛，浮标钻进水里后四五秒钟才又冒出来。但老者还是不拉竿，只安静地看着水面，像在欣赏什么一样。中年男人隐隐约约感觉到，老者似乎在戏耍那条鱼。

后来，浮标一点点往河中心方向移动，大约移动了三尺远，老者嘴里突然咕咕一句：“起来吧！”说着就拉竿，收线，岸边水里就出现了一条“噼里啪啦”挣扎的大鱼。中年男人赶紧拿起网兜一抄，鱼就乖乖起来了。

“起码有一斤八两。”老者看着网兜里挣扎的鱼，说。

那条鱼不仅大，还漂亮。线条流畅，身体丰满，鱼鳍鱼尾都是红的。中年男人眼里放光，说：“好安逸！”

老者的目光投向河面，突然叹一句：“唉！可惜了。”

中年男人问：“啥可惜了？”

善于静默观察，边走边写，边走边记，在把生活中的所思所悟由感性而理性的提升之后，笔下生花，令同行者看到了风景之外的与众不同。晓延这些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字就像田野里的泥土，不招人吭声，而从那片土地里长出的庄稼就像故乡的油菜花一样灿烂、鲜艳、热烈，不屈不挠地占据了你的视线，简单中蕴含着意味深长的从容，慢条斯理中剔除了浮躁的功利，透出的是一种人格的自尊和自信。

晓延是一个不服输的人，骨子里有着难得的韧劲和倔强。这是曾经贫穷的农村生活磨炼出来的，也是军营这所大学校磨砺出来的。他的《摆渡岁月》需要你静坐下来品味，适合在一盏昏黄的台灯下阅读，读着读着，你有时眼睛一亮，有时鼻子一酸，含在眼眶的那一滴眼泪就滴在眼眶中怎么也掉不下来，继而让你有了发自内心的带泪的微笑。在他的“军旅军味”里，让我看到了一个士兵是如何在自我奋斗、拼搏突击中成长、成才和成功的。而在“岁月随想”中，晓延在春天的脚步里听到了知识的种子成长的声音，在珍藏的往事中捕捉人性之美，在乡关何处不飞鸿中发现人生真谛，而我们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城市和乡村，则在他平平淡淡的文字里面让我体味了一份久违的感动。

文学，要有益，还要有趣。散文好写，但写好很难。晓延是带着感情写作的，他的《摆渡岁月》是真诚写作、真情写作、真实写作。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写得不紧不慢，但他写得并不轻松，是付出了全部的身心和气力的。在这个炎热多雨的夏天，读晓延的散文，心间油然而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乡愁，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故乡，这份难以名状的游子之心，就像把一枚小小的邮票贴在了写给父亲母亲的一封信上，脑海里顿时有了一种久违的画面感，就像故乡老屋袅袅升起炊烟，是思念，是牵挂，也是无边的回忆，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相信，在《摆渡岁月》里，我是望见了山、看见了水，也记住了乡愁的。

《摆渡岁月》是晓延兄的第一部散文作品集，值得你一读，遵其嘱，作此文，以表祝贺。

(作者丁晓平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得主)

## 土冰箱

刘峰

旧年秋日，田园蔬菜喜获丰收，金黄的土豆、紫白的洋葱、粉嫩的红薯、青翠的包菜，色彩斑斓，鲜美欲滴。

“要是大雪天，能吃上它们，该多好呀。”我和姐姐、弟弟、妹妹内心充满了幻想，不禁叹道。父亲怜爱地看了我们一眼，低头沉思了一会，忽然拍了一下头，兴奋地说：“有了，你们跟我来。”

父亲左手一把锹，右手一只筐，带领我们来到前院。他围着院子转了一圈，在朝南的一角停下，用锹尖划了一个井口大小的圆，开始取土。见状，我们大叫了起来：“爸，村里有老井，吃水不用愁，咱家难道也要挖一口？”父亲神秘一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现在大家一起动手吧，人多力量大。”

谁知，挖了半日，父亲就不再往下挖了。我探头看了一下深度，不及村里老井的三分之一。难道父亲听从了我们的劝告，放弃了挖井？正在大家疑惑之际，父亲仿佛一只壮硕的壁虎，蹬着土坎，几步到了坑底，又挥起了锹。

这一次，与刚才纵深挖土不同，是横向而掘，朝四周开辟新的空间。

到了第二天中午，父亲兴奋地喊我下来。我蹬下坑底一瞧，哎呀！里面别有洞天——只见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拱形的洞穴，使人联想起经典电影《地道战》里的场景。父亲笑眯眯地说：“你现在明白了吧。”我高兴地点了点头：“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打井，没想到您挖的是一口地窖。”

为了防滑，勤劳能干的父亲，在壁坎上又安装了扶手，保障上下安全。同时，为了避雪雪花、雨水飘进来，父亲又用实木做了一个圆形的窖盖，吩咐我刻上竣工日期，以作纪念。开始贮藏蔬菜了！

时值黄昏时分，一团鲜红的夕阳挂在院墙上，将余晖脉脉涂在土窖壁上，一派辉煌，宛如电影镜头。一家人齐动手，分门别类，将蔬菜清理后，一筐筐送到井底，整整齐齐码在四壁。全家仿佛过一样，又笑又唱，为父亲的“地下保鲜库”而庆贺。下雪了。一夜之间，大地一片白！多亏父亲未雨绸缪，提前挖了这一口地窖，利用土层保温、保湿等性能，让蔬菜在冬天不至于腐坏，随吃随取。仓廩实，蔬菜足，人心安，这在乡间是多么幸福的事呀！

一日三餐，母亲取出窖里的蔬菜，开始大显身手，为家人烹调。炊火红红，炊烟袅袅，弥漫着蔬菜诱人的香气，一家人围坐在桑木桌边，品尝着舌尖上的美味，对地窖充满了感恩。

特别是到了过年，地窖的作用更为突出。来客吃多了大鱼大肉，希望尝一口鲜蔬，当色香味俱全的蔬菜端上桌，客人们大快朵颐，以为是新采摘的。直到观看了院中那口地窖，客人们才恍然大悟，纷纷朝父亲竖起了大拇指。

很快，一传十，十传百。乡亲们纷纷效仿，诚邀父亲去现场指导挖地窖。父亲毫不推辞，对挖窖心得也不保留，欣然前往。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属于自家的地窖。到了天寒时节，纷纷吃上了新鲜的蔬菜。

后来，我到县城住校读书。为了节约开支，全班同学都是自己带菜而食，吃的基本上是咸菜。由于家里有地窖，父亲会隔三岔五，给我送几瓶母亲炒制的蔬菜。同学们为此羡慕极了。父亲知道此事后，每一次来校，会多带几瓶，给大家尝鲜。

随着时代不断进步，乡村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保鲜柜、冰箱开始走向寻常百姓家，不少家庭开始利用大棚种植蔬菜，到了冬天，人们再也不用为吃新鲜蔬菜而发愁了。从此，号称“土冰箱”的地窖退出了乡村舞台。

可奈年光似水声，迢迢去不停。若干年后，我离开了故乡。父亲走了，母亲老了，几许往事渐依稀，多少面孔已模糊，可是那口地窖，却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